

譯

著等拉左・國法
編譯生浦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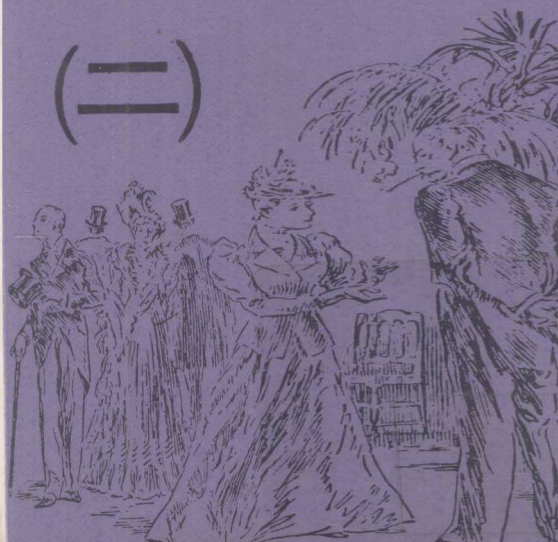
林

選

粹

(二)

店書立大



法國・左拉等著
林浦生譯編

譯林選粹 (二)

大立書店印行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書名：譯林選粹（二）
- 原著者：法國・左拉等著
- 譯編者：林浦生
- 發行者：大立書店
- 印行所：大立書店
- 三重市文化北路卅九巷二十號三樓
-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 中華民國六十年一月一日初版
- 定價新台幣十五元
- 本書局經內政部核准登記登記證
為內版台業字第1512號



譯林選粹 (二)

目次

英雄識英雄.....	美國	Stuart Cloete	作.....	一
英美之間.....	美國	拉非爾	作.....	一九
且聽我的心聲.....	美國	梅立克	作.....	三六
生命與愛.....	美國	福祿特爾	作.....	四七
英美之間.....	美國	左拉	作.....	六三
且聽我的心聲.....	美國	海明威	作.....	七六
生命與愛.....	美國	馬克·吐溫	作.....	八〇
午飯.....	英國	毛罕	作.....	九三
英美之間.....	美國	孟苔	作.....	九九
且聽我的心聲.....	美國	Helen E. Waite	作.....	一一五
生命與愛.....	美國	Carrel	作.....	一四五

譯林選粹 (二)

英雄識英雄

美國·Ssuart Cloete 作

傍晚六點鐘的時候，監獄裡開始點名。號聲一響，囚犯們麇集在被烈日烘硬的紅色校場上。這些囚徒很不整潔，但不是墮落者，因為他們都是布爾族人（註一）——不是農戶，便是普通老百姓——為自由而戰的一羣俘虜。

年青的獄吏和肥胖的軍曹走近他們。在獄吏看來，這些囚犯全是叛徒，一羣沒有紀律的傢伙，他們甚至連四個人都不能排列成行。他自己却是至高無上的。軍曹佇立他身旁，等候點名。事實上，他不是一個傳聲筒。「傳聲筒」不說話，一直等到獄吏叫喚他：「點名，軍曹」。他乃開始點名。點名簿上沒有「A」字為首的姓名，他便從「B」字開始。

「培森！」他喊着。

一個垂頭喪氣的囚犯應道，「有」。

軍曹繼續點名：「貝耶，賓克，等強恩，達明……」

囚犯們接連應着，「有、有……」

點過名，應過「有」的囚犯便摒退出去。他們都是心不在焉似的。事實上也無需凝神靜聽。他們的心早已回到流離失所的妻兒的夢境中，惜念因戰火而喪失的田舍，牲畜和犬馬。

詹·莫爾曼聽見叫到他的大名，連忙應道「有」。內心却高興萬分，因為明天再點到他的名字的時候

候，他就不在這兒了。他的計劃已經佈置就緒；明天點名時，將由第威代他回答。

莫爾曼是一個打獵爲業的農戶。他中饋猶虛，所以他不如其他囚犯們那末思親心切。他未曾結婚。因爲他曾經鍾情於一位少女——一位婀娜玲瓏的黃髮碧眼的姑娘。正當他們熱戀時，她忽染患熱病，病未逾旬便告香消玉殞。莫爾曼經此無情打擊，心中惘然若失。但是，可也奇怪，他年青時既遭受如此深刻的創痛，而今，感懷却不及別人那樣淒涼了。上帝畢竟是公正的。假若一個人命中註定，必須磨折困頓，祂會明察秋毫，不會讓他傷感太甚。

詹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恰似一般混有法國人血統的布爾人一樣，具有深邃的眸子，暗色的頭髮。皮膚像皮革一樣的光潤而堅韌，因非洲的烈日而起皺紋。他走動起來，步伐很輕快，稍帶一點騎師樣的迴旋姿態。

解開外衣一看，他可真是銅筋鐵骨，混身有勁。然而他很沉着，不過你可意料到這種沉靜，隨時會爆發成爲轟轟烈烈的行動。

在他的伙伴羣中，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這有時很使他引以自慰。任何人祇要能冒萬難而倖存，就會變成一個英雄。莫爾曼自從失去情侶以後，他就喜愛過着冒險的生涯。唯有這樣，才能令他稍稍忘懷釋念。假如他不幸罹難喪生，他也就可與她在天國聚首了。但是關於她的一切，他從不曾告訴過任何人。他幹嗎還要重提往事哩，那已是二十年前的雲霧陳跡了。

現在這種尋求冒險的生涯，已變成一種習慣。除此以外，他什麼也不去管他。他祇酷愛三件事物——他的祖國，狩獵和馬兒。他痛恨英國人。英國人把布爾人的田莊廬舍，縱火焚毀了；把他們的妻兒橫加逮

捕桎梏。雖然囚營裡待遇還算優渥，但是她們不慣圍囿幽禁的生活，大多不幸憂憤而終。他們像似逍遙自在的飛鳥，一旦關進樊籠裡，終必憔悴至死。他們心碎了——假令他自家園被放逐到海外去，依然使他感到魂離夢斷的。

他悄然憶及一位英國官員——一個鎗騎兵——昨天曾經陪伴將軍來視察營地。這位鎗騎兵伸出手來說道：「莫爾曼，你可願和我握手嗎？我倆都是獵人。戰爭過去後，我極願和你在非洲狩獵呢。」

莫爾曼後來探聽到，他原是一位富家的青年，除非洲以外世界上任何角落他都去行獵過。他是一位聲名赫赫的狩獵者，有許多突破紀錄的記載。詹並不介意什麼記錄；他爲了金錢與食物者打獵。但是一個人必定具有某些良好德性，方能青史留名。對了，英國人中也有好人。一定有，而且不少。至於焚燒農舍，乃是長期戰爭中不可避免的。這些村莊田舍，原是布爾人憩息徜徉的場所。確然，一切都毀於戰爭。戰爭帶來許多憎恨。戰爭永遠是罪惡的，人類原不該像野獸一般的互相殘殺！

然而英國佬畢竟是愚蠢的。認識英國佬的底蘊，沒有人比詹·莫爾曼更瞭然的，因爲他實是一個最傑出的間諜人才。他曾幹過了不起的反英工作，因此英國人高懸賞格要緝拿他歸案。他覺得好笑——一百磅的懸賞。他暗自忖道，「是的，我值得上五十隻牛犢呢。」但現在是遠走的時候了。下星期，囚徒們將被送到另一所離後方更遠的集中營，然後被放逐到海外的錫蘭島，或聖海那。在他們之中，能找出像他曾經見過海洋的，實寥寥無幾。大夥兒一致問他：「海究竟像什麼樣子？」他告訴他們：「海像一座大堤壩，像世界一樣大的堤壩，汪洋廣闊無際。海水帶着鹹味。海水是不值得一嚐的。」

關於他越獄潛逃的計劃，已經籌劃妥當了。鐵絲網那兒有一處空虛脆弱的所在。他注視遠處的太陽。

烈日當空的時分，他就要從鐵絲網溜之大吉。其他的囚犯們在遠處的角落裡，會故意扮演一齣「鐵公雞」全武行好戲。天氣這般炎熱不會有人十分注意這些閒事——不會的，天氣已熱得使哨兵們握在鎗膛上的手都感到火燙了。「紅頸子」，他們給英國佬的渾號，忍受不了這種酷熱。當然他很可能被鎗擊，但也並不容易。無論如何，戰爭中總免不了那種可能性；他不願多所顧慮。第二樁事便是須得找到一匹馬兒。這也計劃好了。一個月以來，自從他被俘的一天起，他便時刻準備逃逸，可是却一直未曾遇到適當的機會。

×

×

×

×

整個清晨，詹期待着。他具有獵人的能耐。他等待烈日越過一望無垠的，清徹的，蔚藍的天空。他凝視着一隻鵝鵬旋在營地上空。中午時分，他領了他的口糧，寧靜地吃着。現在時間漸漸逼近了。他盼望哨兵站着打瞌睡；他等待吵架聲起。當一切已開始進行時，他仍遙望天空的鵝鵬。他聽見杜托的喊叫聲，他看見他毆打皮得。又看見後者摔在前者的身上。他看見囚犯們都聚攏來着熱鬧了。哨兵們無精打採地踱向出事地點。

時機到了。霎那間他已跑到鐵絲網邊上，迅速地用偷來的刀子，把未斷的幾根鐵絲割斷，一便匍匐而過。他終於逃了出來。如今又要思慮一下。他不可重蹈一般逃犯所犯的只顧拔腳飛跑的覆轍，他現在却輕舉步伐，慢條斯理地，走向軍需官所設的店舖。這是一所大型的野地蓬帳。轉瞬間他躲了進去。半小時之後，他屏息蟄伏在一堆籃子圍成的窠穴裡。如今最驚險的一刻過去了。

他希望他們翌晨才發現他的失踪，那時候他們一定以為他已遠走高飛，必在一二十哩路程以外，才會開始搜尋他。

夜間，他不客氣的在店舖裡的櫥架上，選取一些食物。他看中牡牛肉，煉乳，蕃茄鯪魚等幾種罐頭。然後再找到一套合身的英軍新制服。當他整裝完畢時，不禁暗自發笑。詹·莫爾曼竟一變爲「紅頸子」了。不過他確能「扮生像生，扮旦像旦」。當初他被俘時，便借了一副雍面用具，現在正好把他的顎鬚剃去。他加意地搓擦並扭翹他的八字鬚髭，最後使牠的末端，乍看起來，酷肖一個英國的少校副警衛長。

很早以前，他便用心研究英軍的操演，觀察他們，模仿他們。他知道怎樣敬禮。他知道怎樣立正，怎樣稍息，敬禮時怎樣英武地轉過頭來，若騎在馬上，就該垂下雙手。獄中的伙伴多以爲他發神經了。是的，發神經，但是他現在想起來，那是神志很健全的神經病。但是怎樣從英國兵中一溜煙跑過，却是一直使他困擾的問題。啊，化裝成一個英國佬，不是就難被察覺了嗎。

翌晨，點名很順利地結束了。然而，第三天早晨，他們再點名，並加以數計時，他們才發覺他潛逃了。於是他聽見喇叭吹動起來了，聽見叫喊口令了。人們騎馬飛奔出去了。他想讓他們空自搜索吧，他把頭高枕在破舊的，布爾式的衣衫上，無憂似的沉睡一陣。這樣他又隱匿了三天。那時他們已把他淡忘了。他並且聽見那舖子裡搖筆桿的軍需官，發表高見：「他已經逃之夭夭了。雖說原有懸賞緝拿，但是現在要想捕獲他，恐怕要出更高的賞格。」

一切正如他所企望的。天一黑，他就爬出蓬帳，敏捷地走向馬廄。他已胸有成竹，知道所需要的馬匹——上校的栗色雄馬。它也是一種戰利品。這種馬無遠弗屆，適應環境的優良賦性，非英國軍馬所能比拟的。他從小店前面的辦公室裡弄來的一個信封，持在手裡，逕向馬廄前的哨兵走出，好像他送文書來似的。

哨兵攔下來福鎗，捧接文書，正當此際詹用手扼住他的咽喉。一會工夫，他的口被塞住而不能作聲了。三分鐘以後，他的手脚被捆，被拖至飼料堆內。詹找到一副馬鞍和韁轡，裝上馬背，牽了出來，一躍而上。他手裡捧着公文袋，緩緩地騎出營地，向着十哩外的總司令部奔馳。則哨兵有一個哨兵守着，當他看見一個騎兵馳騁於月下，一點也沒生疑竇。他以為他是個傳令兵，手裡持有公文，不慌不忙的模樣。

過了危險關頭，他便折向北方，開始放馬緩馳。「不錯，朋友」他說道，「你又是布爾人的馬了。一匹自由自在的馬兒，一匹雖然喫不飽，而却能環馳全非的千里名駒。」雄馬豎耳恭聽，似乎很樂於重聞鄉音哩。

詹笑了。因恢復自由而笑，因而再度馳騁於南非草原而笑，因奔向山岳而笑。一踏上華德堡，他便逍遙自在了。可就心的，却是他自己的同胞，或許會當他是英國騎兵，因而向他鎗擊呢。

他騎過洗劫殆盡的農舍。那些無聲無息的破窗，出現在斷垣殘壁上，直似骷髏頭顱的眼窩。這便是英軍的功績：牲畜與馬匹被徵去，房舍被焚燬，婦孺拐被送到集中營，却藉口說是保障她們不受克非爾蠻族（註二）的侵擾。這種滿口仁義，事實上，殺家劫舍，拐騙搶掠的蹂躪行爲，他知道，這是爲要布爾人屈服在英人鐵蹄之下，消滅他們反抗的意志。是的，這種境況全是由於戰爭，太淒涼了。但是，這兒該有一間可以遮蔽的破屋。他得隱匿在那兒休息一下，給馬兒餵一點食料，牠的膝踝昨夜受了微傷呢。

他估量約摸已經行了六十哩路程，忽然發見一幢慘遭回祿，外表却很精緻的房子。由此他知道是誰來過了，假如遭遇到英國佬，這回才算是真正的逃跑。

他下了馬，把馬牽到一處泉水下小堤邊，給馬兒飲水解渴。然後卸却鞍轡，帶着馬兒打圈。一會兒，

「是的，我逃出來了。你餓了吧？」他說。

「是的，我們餓得很。給我們一點水吧。我們餓得不能動彈了。」她說：「我可以對天發誓，別說走路了，我們連站也站不起呢。」她指着一隻洋鐵杯。他拿起它，走向泉水處。心中私忖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可咒咀的命運！」他引領遙望華德堡，遠在北方五十哩外藍色的煙霧裡。但是現在看起來，它更渺茫得彷彿遠在五百哩以外。他轉回來，遞水給孩子。婦人軟弱得不能舉杯飲喝。「現在，告訴我吧。」他說。

「好的，」她說，「我一定告訴你。他們是一個月以前來這兒的。他們手裡都拿着土銃。」

「土銃？」

「是的，」她說道，「長長的馬鎗。」

「哦，」他明白了，「矛槍。」

「對了，」她說，「那尖端在太陽光下閃閃發亮呢。我知道他們要做什么，所以我抱着孩子，帶了一些乾肉和硬麵包，抱了幾床毛毯，便躲進叢林藏起來。先生，我親眼看見他們放火燒掉我的房屋。他們帶走我的牲畜和馬匹。三小時以後，一切都光了。三小時，先生，一生心血都付之一炬。等他們走後，我們再回到這破碎的家園。我是他的第二個妻子。日子過得很謐靜。」

「哦！」詹·莫爾曼說。

「以後我與孩子便靠我的一點積蓄維生。我殺掉貓兒充飢。還有兩隻貓，先生。它們回家時，我使用棒打死牠。房門被燒掉了，便從雞欄裡搬一扇來代替。後來我們便靠水來活命了。先生，我們已經有十五

他捧起皮鞍，引着馬穿過燬壞的前門，進入門內，只見橡樑東歪西倒，縱橫雜陳。他把馬兒栓在門框上，對他說道：「那兒，孩子，你現在可以像人一樣地住下了。今晚你將在那草原上吃草，明天我們就啓程往華德堡了。」

他輕輕地撫摸着馬頸。然後走過去把那房子端詳一番，那比它從遠處乍看時還要寬敞。栓馬的地方却是前廳，有一道門可通往左右兩房間，大概都是臥室。左邊的那一間，沒有門戶，他走了進去。房間裡空空如也，祇見一些燬壞的傢俱和屋頂上垂落的茸草。右邊的房間，安着一扇不相稱的房門。他舉腳踢開門，不禁驚愕萬狀。映入他的眼簾是一個躺在地板上的婦人和傍她而坐的小孩子——一個戰戰兢兢的小姑娘。那婦人身上蓋着毛毯，用肘支持着她的上身。

「啊，你又回來了。現在你還需取什麼東西？這兒沒有東西可拿了，也沒有值得燒燬的了。是的，她惡狠狠地說着，「你可以把我們帶走。但是你不曾帶到很遠。留下我們吧，容我們死在我們自己的家園。留下我們，這樣當我們男人回來時，他好找到我們的屍骸。」

詹身不自主地倒退一步。他明白了：她以爲他是英國兵。她繼續說道：「把來人都帶進來吧，讓他們給一個布爾族的女人送終吧。」

他連忙辯明道，「不，絕對不是，我不是英國兵。我是英國人那裡逃出來的布爾人。我叫詹·莫爾曼。」

「莫爾曼，」她唸着：「詹·莫爾曼。那是賞格緝拿的犯人？那位在克村破壞橋樑的英雄？」

天，祇喝一點白水。」

「我也沒有食物，」詹說，「我輕騎簡行。爲要他們當我是負有使命的傳令兵，所以我什麼東西都沒帶出。」

「是的，」她說，「你沒帶食物。不過我們這兒有禽獸，有羚羊。」

「我能够用手捉羚羊嗎？」他問道。

「這裡有一支來福鎗，」她說，「裡面裝有彈藥。我會射擊，但不會射羚羊。不，我不會遊獵。打仗，是的——我曾經隨着我的男人和克菲爾族打仗。但是克菲爾人是朝着你撲來的，而羚羊却要遠遠地跑開。我曾經試打過，先生，但是沒有打中過。所以我留下彈藥未發。在我心底深處，是祈望上帝會派遣什麼人來，不是可以被我殺死的「紅頸子」，就是可以拯救我們出水火的布爾同胞。假如你在三天以前到達這兒，那時我還未變得這麼羸弱時，先生，你就要不幸而枉死了。是的，當你站在門口時，我準會向你開鎗。」

「啊，」他說，「這麼說我不會及早逃出去，竟是上帝的旨意呢。假若我不幸被誤殺，那是件憾事。」

「是的，先生，那將是一樁可悲的損失。當我們聽聞你被俘時，全非洲都爲你哀感。」

「但是我的愛馬被殺了，」他說，「一匹俊秀的馬兒，一匹黑馬，前額綴有白斑。夫人，我喜愛那匹馬。」

「是的。」她說。

「來福鎗在哪兒？」

「這兒，在我身傍。」

×

×

×

×

婦人翻起毛毯。他走過去接着那支鎗，她又推給他一副肩革。

「衣服呢，」他說，「我想這裡沒有衣服。」

「有衣服。我的男人的衣服，藏在峽谷洞窟內的一隻盒子裡。你知道，」她道，「我佈置得使人相信這兒沒有男人，祇有我一人。但是每當他們進來，我總恐懼萬分。那套是他的星期日的禮服。」

「啊，」他說，「那麼我可以把這套制服燒掉了。假若我穿這種軍服而被捉住，並帶有武器，他們會把我擊斃的。」

「是的。」她答道。

「燒掉它我真高興，」他說，「但是把襯衫和靴子留下罷。」

「好罷，留下罷。」她附和着。

「現在我走了，」他說，「我將帶點野味回來。」

「上帝保佑你。」她祝着。

果然，他在峽谷裡發現一個小洞，找到那隻盒子，換上新裝。想着自己鬍髭剃得乾淨俐落，穿着她的丈夫的星期日禮服，不由得覺得好玩。那是一件古舊的黑色的燕尾外套；還有一頂高帽，纏着綢紗帽邊。他把肩革繞上肩膊。詹·莫爾曼搖身一變，又是一個模樣了。

現在他開始去獵取野味。不到一哩路之遙，他瞥見一小羣的羚羊。它們在靜靜地吃草。他小心翼翼地向前移步，大概走近僅有三百碼的距離，便坐下來，瞄準目標，放鎗射擊。一隻玲瓏的羚羊應聲倒地。他凱旋似的帶着羚羊騎馬回來。烹調無須太久時間便弄好了，但是母女兩人，由於極度的飢餓，決不能吃得過飽。他煮好薄羹，一匙一匙餵着她們。

次日，母女二人元氣居然恢復。小女孩，莎妮，可能踉蹌走路了，母親也能坐起了。她開始爲他的處境而憂慮，乃勸他道：「你得起身前行。我們現在可以照顧自己了。」

「我怎麼好走呢？」他說。「你們祇有兩天的食糧。這麼熱的天氣，肉裡沒有放鹽，即使攔在陰暗處，也會變壞的。不，我一定得留下來，可爲你們打獵，等到你們可以行動，那時候你們騎着馬，我護送你們到山巒地帶裡去。」

「那太費時日了。」婦人答道。

「是的，需費時日，」他沉吟半響。「但是，我們有的是時間。在全世界上，唯有時間，空氣，與水三樣，是不要花錢買的，是上蒼恩賜給我們的。」

「你才是上蒼恩賜我們的，先生。」

「我是被差遣來的使者，我的心裡也自覺是被差遣來的使者。」

她的名字叫雅谷蓓。帶葦。金髮碧眼，芳齡不出二十五歲。孩子酷像她，簡直就是母親的縮影。

一星期之內她們都復原了。他每天獵取羚羊，從廢墟上揀拾野菠菜，發現幾株果實盈盈的杏樹，又發現鷄窠裡生有新鮮的蛋兒。他設法捕獲到各種各類的飛禽，因他自己的耐心的進步而感到滿足。最近幾天

內，他們就要離此遠去了。在深山裡，他們將會遇到別的伙伴。那兒有婦人，小孩和老者，他們像拂拂一般地生活在岩洞裡，但是自由自在——唯有自由，才是他們所念念不忘的。

×

×

×

×

他走進房間，雅谷蓓，蒂葦正在燒飯。現在她身體很好，對於這些工作可以勝任愉快了。孩子正在她身傍玩耍。他對她說道：「好了，再過兩天，我想我們可以走了。」

「據你估量，路上要耽擱多久？」

「兩天。我們一天可行二十五哩。」

「你呢？」她忽然問道。「你步行吧？」

「是的，我伴隨你和小孩子的身傍步行。」

「你爲人太好了。」她接下去說：「我的丈夫已經去世了。」

「但是當我剛來的時候，你說——」

「我那樣說，因爲我不願相信他是死了。那一切都是謊話。是的，他在摩德爾河被害。他是一個仁善的人，一個勇敢的人。那也就是我所以要待在這兒的緣故。我本能够安排一切，但是現在——」

「我們會找到伙伴的，」他含糊地應着。

頃刻之間，她在他的眼裡，變得更美了。其實，她的藍色的双眸，金黃色的柔髮，一直是很動人的。以前他將愛慕的心思，蘊藏在心坎深處，直至她現在告訴他，她的丈夫已沒有了。但是作爲一個獵人，必須自由自在，無牽無掛，飄忽不定，並能從事冒險生涯。狩獵原非兒戲可比。無論如何，這種非非之想總

是覺得未免太早，但怎樣才能不使這份情苗在心頭滋長哩？他已愛上這孩子。同時，捨棄了她們，孑然母女倆又怎能找生活呢？

他搬進一點柴薪，正預備生火。剛放下時，小女孩跑進來高聲叫喊著：「有人來了。騎着馬哩！詹趕到門口，遠遠地瞥見是一支隊英國槍騎兵。他們漸漸臨近，可以聽到他們軍械的嘎嘎聲和鏗鏘聲。他端正一下他的高帽，拉平燕尾服，然後走出迎接他們。」

×

×

×

×

領先而來是一個青年軍官，騎着一匹靈巧的，柔毛帶有斑紋的草霉色的牝馬。詹謙恭有禮地脫下帽，貼在腹前，鞠躬致敬。「先生，」他用英語說道，「我從未想到，會來歡迎貴族的任何人士。但是時代變遷了，我是一個感覺力銳敏的人，自也隨着時代而改變。屋子裡，自從貴騎兵光臨以後，祇剩下一個抱病的寡婦和一個稚齡的孤兒。她們正需要食物——麵包，茶和糖類。你或者能够惠賜她一些嗎？」

「你的英語說得挺流利，」軍官稱讚他說。

「是的，」詹說道，「我很幸運地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是的，先生，我是一個很僥倖的人。」他說話，不禁想到他的越獄潛逃，以及雅各谷·蒂葦因病重無力，不曾開鎗把他送去枉死城的幸事。

「我要進入這房子，」軍官說道。「勃朗伍長，跟我來。帶兩個人。」伍長帶進兩個步兵，手裡握着卡賓槍。

「請進來，」莫爾曼說。「我們沒有什麼可以款待你們，一則因為你們是敵軍，但是主要的還是因為敵軍破壞了一個可憐的婦人的所有的一切。不過我們還有水——很清澈的水，絕不含有點毒素。」